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針腳成韻 繡出詩意黔南

趙文新

水族繡娘捏起繡花針，挑動帶「芯」的絲線，納出細密針腳，一線一針，捧出馬尾繡藝術品；一平一仄，鋪陳出詩意黔南。

我有一枚馬尾繡的小掛墜，掛在U盤上，輕輕晃動，搖亮了記憶的細節。

第一次見到馬尾繡，是看春晚。水族孩童手裡拿的玩偶，是馬尾繡做的「貴州村馬」。孩童走過去了，馬尾繡圖案還在眼前浮現、擴展，釀成一種暖暖的情愫在湧動。場景埋下伏筆，讓我把旅游第一游選在貴州。

我在博物館裡看到馬尾繡制品，這款尖頭龜鼻的紅鞋（水族稱穿結），繡著牡丹、魚紋，熱烈喜慶。試想，水族女孩穿著它，跳著蘆笙舞，像童話中的水晶鞋，遇著塵世中的緣分。而後，穿著紅鞋，走進愛情的地老天荒。那款肩負嬰兒的背扇（水族稱歹結），繡的蝴蝶似乎扇動翅膀。正如蝴蝶般的母愛，目光永遠落在孩兒這朵花上，深吻、深戀。想象溫情的畫面，我已沉醉。博物館裡的馬尾繡與春晚節目中的馬尾繡，有了遙遠的呼應。

在文創商店，我選中一枚小小的掛墜，環形魚兒圖案。用紫紅色點綴鱗片，

魚兒吐的泡泡是綠的，激起的水花是綠的，蕩起的波紋是綠的，綠色直往外溢。流動的綠，把堯人山的碧海浪花，都柳江的綠波樂影，濃縮其中。我摸著凸出的浮雕般的花紋，指尖處有微微的磨礪感，感受到魚兒要跳到我手心上。水族女子的巧手呦！

是誰賦予女子纖柔玉手為靈動巧手？民間傳說七夕之時，在葫蘆架下，小女子向織女祈求而得，她們「穿盡紅絲幾萬條」，指尖開花綴錦。

在水族，有人說女子的刺繡技藝，是小龍女親手教的。清澈的都柳江，「魚龍潛躍水成文」，水族女子江邊刺繡的倒影與碧玉般的波紋交織、疊起，幻境如畫。小龍女看到美景頓生凡心，翩然上岸。她翹指一點，水中的游魚成龍，踏浪躍起，剎那間化為高頭大馬。小龍女從馬身上撿來幾縷馬尾長毛，纏繞絲線。聰穎的水族女子即刻領悟，用纏繞馬尾的絲線刺繡，從而有了特別的技藝，獨創了馬尾繡的密碼。

也有人說，馬尾繡的來歷，藏在另一個故事裡。

賽馬之鄉，駿馬馳騁，男人彪悍。

「銀鞍照白馬，颯香如流星」，這是李白眼中疾馳如飛的白馬，更是水族馭馬人奔向戰場的背影。古代男子出征前，留下一束馬尾。帶著男子熱汗和馬的氣息的馬尾，被女子握在手中，纏繞指尖，鎖進絲線，紡成有溫度的「情絲」，繡成思念。女子用情絲繡制，穿針引線，縫出對遠方征人的情話。綿密的針腳，連起兩地閒愁。

感動在傳說裡，一個給了馬尾繡的技藝，一個給了馬尾繡的靈魂。手中的小掛墜搖曳著，我越發想看看這些巧手繡娘——她們的手，真的被小龍女點化過嗎？繡娘坐在紡車前，轉動紡輪，絲線一圈一圈卷在紡錘上。彩虹一般的絲線，跳躍成霓虹音符。近看，她們的手並不嫩如柔荑，手背干裂如枯藤，骨節像竹節突出，手形彎成弓。魔力蘊含在變形的手中。絲線在旋轉，如同她們吟唱的歌謠。

場地設有體驗區，我排隊體驗紡線。像她們那樣手動時，圓圓的紡輪嘶啞著，輪上的絲線蔫蔫地耷拉下來。如同《紅樓夢》中寶玉看見紡車新鮮有趣，但終究沒有紡出線頭。再看繡娘，運指如飛。她們的巧手，是被血痕、繭子包漿出來的，是

被時光雕刻出來的。

繡娘一手捏著紡好的絲線，一手抻著浣洗淨的馬尾做芯，食指捻動拇指，快速纏繞。每一絲線都緊密相連，將「芯」深藏線中，不露痕跡。如同她們的人生，把馬踢、針扎的日常疼痛，壓於心底，用華麗面對塵間。

在繡花針的翻飛中，大針勾勒盤繞輪廓；小針穩固形狀，粗細交錯。針腳的疏密，如平仄相間，古老的水書排成詩行；銅鼓紋裡跳動成抑揚頓挫的旋律；魚龍飛騰，昂揚族群的精神圖騰。她們把黔鄉的山川，把水族的品格，納入針腳，也押成韻腳，別樣風華。

在黔南聽說，繡娘宋水仙、韋桃花——兩位名字都是花的繡娘，帶著水族女子，走出花樣的「絲綢之路」。但我沒有見到她們。

我又分明看到她們，在博物館、在旅游地，很多繡娘用七彩絲線繡出水族神韻。她們的名字不叫水仙，也不叫桃花，但她們的手裡，開著一朵朵花。

馬尾繡小掛墜是一枚圖章，印在詩意黔南的山水畫卷上，也印在我心靈的底片上，每一次回望都鮮明和美好。

秋風棗子紅

李運明

老家的院子裡有一棵棗樹，樹上結的棗子袞袞壓枝，秋風輕輕一吻，棗子就差紅了面頰。

這棵棗樹，樹干粗碩，枝桠虬曲，向四面伸展。暮春，枝條上開始抽芽展葉，密密的枝葉猶如撐起了一把綠色大傘。小鳥歡喜地在枝葉間雀躍蹦跳，展開清脆的歌喉，奏出悅耳的歌吟。在初夏熏風的應和之中，枝葉叢中綻放出一簇簇棗花。棗花淡淡的，黃黃的，宛如鍋裡熬煮小米開的花，散發出縷縷清香，溢滿小院。蜜蜂聞香而來，嚶嚶嗡嗡的，忙著采花釀蜜。不幾日，花謝果成，棗兒如麥粒，如鈕扣，如小鈴鐺，一天天長大，玲瓏剔透，在枝葉間簌簌地搖蕩。這時節，我喜歡在樹下放一張軟床，白天躺在樹陰下乘涼，晚上透過枝葉的縫隙看星光閃爍。

睜眼閉眼之間，樹上仿佛滿是棗子。就在這樹下，我做過一個奇特的夢，滿樹的棗子熟了，流星雨一般地落下來，我興奮地撿拾著棗子吃起來，吃呀，吃呀，直到把肚子吃得鼓鼓的，才恍然一驚，醒了，嘴裡滿是棗子的甘甜。

很快，秋天到來，棗子開始紅了。先是一顆兩顆的，像是秋風留下的鮮紅的吻痕，不幾日，那紅暈漸漸擴展，就紅了整個棗子。一顆兩顆棗子紅了，滿樹的棗子就急不可耐起來，爭先恐後地紅了。放眼望去，棗樹上像綻開了點點的紅花，像掛起了一顆顆油亮的紅瑪瑙，又像閃爍著一顆一顆的星星。

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顆棗子，摺進嘴裡，就咯吱咯吱地嚼起來。嗯，甜，真甜！於是就接二連三地摘下棗子吃起來。

棗子可以吃了，小伙伴们跟著就來了，母親拿起一根竹竿朝棗子結得多、紅得多的地方打上棗竿，棗子真的像流星雨般撲撲塔塔落下來，小伙伴们就忙不迭地撿拾著，直到把口袋裝得鼓鼓囊囊才罷休。小鳥也不甘落後，它們專挑大的、紅的啄食，啄幾口，還歪著頭瞅瞅四周，啾啾地叫幾聲，仿佛在呼朋引伴：「棗子太甜了，你們怎麼還不來吃呀？」

棗子，生吃脆甜，做熟了吃更別有風味。熟吃的最簡單方式，就是抓一把棗子放在笊子上蒸，蒸熟的棗子既面又甜。我最喜歡的是紅棗稀飯，母親就把棗子放在鍋裡兒水煮開，和了面糊攪進去，再燒開就成了。這樣的稀飯嚼著棗子是甜的，喝著面糊也是甜的，我一下都能喝兩碗呢。

趁著天氣好，母親還會打下一些棗子來曬干，以備過年的時候做棗花饅，做棗山餅。做棗山，要先做一個小盆口大小的面餅，然後在上面做出花朵狀的圖案，最後在各個花朵的中央插上瑪瑙紅的小棗，放在鍋裡大火蒸熟即可。棗山是除夕晚上豎著擺放在條幾中央敬神祭祖的。兒子三四歲時的一個除夕，看到條幾上擺放的棗山，他非常好奇，非要搬下來。母親告訴他，那是敬獻給老天爺吃的。不成想，兒子張口就來：「我就是老天爺！」我們頓時哄堂大笑，母親無奈，也只得遂了他的願。這事兒一直到現在，有時還被我們拿出來打趣兒子。

一年一度葉綠葉黃，棗樹見證了我家由草房到瓦房，再到樓房的變遷，它送走了我的父親，母親卻不願離開它，只身一人在老家陪伴著它。如今每年它依然碩果累累。暑氣退，秋風起，母親打來電話：「棗子紅了。」我趕回家去，打了一大口口袋紅彤彤的棗子，分給親朋好友共享。同時，我也沒忘記快遞給身居都市的兒子一份。也許多年以後，他也會和我一樣，會記得老家院子裡有一棵棗樹。

秋風中的扁豆花

惠軍明

老家院牆下，幾根扁豆藤順著竹竿爬，弄成了一面綠屏風。夏末秋初，一串串淡紫色的小花就從葉子間露頭，一群群地開在綠蔓上，讓這個普通的小院一下就有了點說頭。那紫色很淡，在晨光下顯得清新。花開得不咋呼，就那麼靜悄悄的，一朵挨著一朵，點綴著夏末的小院。

花開得熱鬧，落得也干脆。風一吹，紫花瓣就跟下雨一樣嘩啦啦掉，一點不留戀。沒多久，那開過花的地方，就掛上了一嘟嚕一嘟嚕的小扁豆。起初是嫩綠色的，小小的，藏在肥大的葉子後頭，不留心看根本找不著。它們有點害羞，偷偷的瞅著外面的世界。

秋風一來，就是最好的命令。幾場秋雨下來，那些小家伙就見風長，沒幾天就鼓起來。有的豆莢鼓著青白色的肚皮，彎著腰，低著頭；有的呢，就染上了一層好看的紫紅，跟晚霞親過差不多，顏色很鮮亮。那成串成串掛著的扁豆，有一彎一彎的，也有一掛一掛的，有的在枝頭迎著秋風笑，有的藏在葉子間跟秋天的蟲子呼應。就在這細聲細語裡，把秋天的風景都看遍了。這面牆成了秋日的一道風景！

我記得，奶奶總是在這時候搬個小馬扎坐在牆下，戴著老花鏡，慢悠悠地摘扁豆。她的手很粗，都是褶子，可摘豆的動作卻特別輕。

就聽「破」一聲，一個胖胖的豆莢就掉進了腿上的竹籃裡。我常常跟在她後頭，學她的樣，專挑那些胖乎乎的、紫色的摘。奶奶會笑著說：「傻孩子，青的才嫩，紫的就老了，筋多。」

然後，我的活兒呢，就是幫奶奶把摘下的扁豆撕筋。扁豆兩邊各有一條硬筋，要順著豆莢的彎，從一頭小心地撕到另一頭。這是個磨性子的活兒，能把一整根筋撕下來，心裡頭就

有一種小小的滿足。太陽光從藤的縫裡漏下來，一地碎碎的影子，照在奶奶白頭髮上，也照在我低頭專注的臉上。空氣裡都是植物的青氣還有淡淡的土味兒，院子裡很安靜。

晚飯桌上，總會有一盤清炒扁豆。猛火熱油，蒜末爆香，倒進翠綠的扁豆絲，快速地炒，最後淋上一點醬油。那個味兒，啥山珍海味都比不上，鮮、香、脆。有一點肉坐在一塊，就著這道家常菜，聊著一天裡看見的、聽見的事。奶奶的微笑，爸爸的威嚴，媽媽的忙碌，我和弟弟的吵鬧，跟扁豆清甜的口感混一塊兒，一塊咽下去，讓人感到溫暖。就這麼平常的農家日子，就因為這點熱鬧勁兒，感覺特別踏實。

扁豆藤的命特別硬，一粒小小的種子埋進土裡，就能生根發芽，不知疲倦地往上爬。

它不挑地，也不怕風吹雨打，只要有地方靠著，就能長成一片茂盛的綠，最後結出一串串分量不輕的豆子。這不就跟咱的日子一樣麼？平平常常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。藤往上多長一點，就是多攢了點勁兒，結出來的每一串豆子，都是沒白忙活的獎賞。

我好奇問過奶奶，為啥要種扁豆。奶奶笑著說：「扁豆好活，種下去就不用太操心，它自己會找地方爬，會找時候開花結果。有時候我們也要學學扁豆，該努力的時候努力，該等待的時候等待，急不得。」那時候我聽得半懂不懂，現在再咂摸出味兒來，才明白這話裡的道理。

現在，我早就不住在那個小院了，但每年秋天看到市場上賣的扁豆，總會想起老家的那面綠牆，想起奶奶在太陽底下摘豆的背影，想起那盤香噴噴的炒扁豆。那個味兒就是家的味兒，是時間熬出來的，最簡單實在的安心。城裡的扁豆看著也綠油油的，但總覺得少了點啥，也許是少了土味兒，又或許是少了一家人圍著桌子吃的那種暖和勁兒。

扁豆花開了又落，年年都這樣。它教給我的，不光是咋樣去尋，更是怎麼對日子不撒手。不管外頭多吵，總有那麼一片綠等著我回家，總有那麼一份不值錢但又特實在的愛在那兒。日子的好，往往就藏在這些最平常的小事裡。

我想起那些逝去的親人，想起那些走散的朋友，想起那些曾經熾熱如今已冷卻的夢想。它們像這林中的落葉，曾在我生命的枝頭招展，如今，都一一凋零，歸於沉寂。心中沒有太多的悲傷，只有一種淡淡的、悠長的懷念。

我從沉思中醒來，拍了拍身上的塵土，準備回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放眼遠望，一片稻田。金黃的稻穗沉甸甸地垂著，在秋風中微微搖曳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洋。幾個農人正在田間忙碌，他們彎著腰，揮動著鐮刀，臉上帶著豐收的喜悅。這景象，與方才林中的蕭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原來，秋天不僅是凋零，也是收穫；不僅是告別，也是饋贈。它用凋零換來收穫，用告別孕育新生。

我回到家，泡了一壺熱茶，坐在窗前。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遠處的山巒在暮色中勾勒出柔和的輪廓。我端起茶杯，輕輕啜飲一口，茶香裊裊，溫暖了我的胃，也溫暖了我的心。

這一場與秋天的敘舊，讓我明白，生命本就是一場不斷的告別與重逢。我們與青春告別，與故人告別，與舊日的自己告別。但每一次告別，都伴隨著新的開始。就像這秋天，它帶走了夏日的繁華，卻帶來了冬日的寧靜與春日的希望。那些飄落的葉子，終將化為春泥，滋養新的生命。那些逝去的時光，也終將沉淀為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。

我放下茶杯，望向窗外。夜色已深，一輪明月悄然爬上樹梢，清輝灑滿大地。我看見，那些飄落的葉子，在月光下，正悄悄地，醞釀著一個關於春天的夢。而我，也將帶著這份來自秋天的饋贈，繼續前行，走向下一個季節，走向下一個輪回。

與秋天敘舊，敘的不僅是往事，更是對生命本身的感悟。它教會我，在凋零中看到希望，在告別中學會珍惜，在歲月的流轉中，保持一顆平靜而豐盈的心。這，或許就是秋天，給予我最深沉的禮物。

與秋天敘一場舊

崔漢朝

秋風起，天氣涼爽。秋天的氣息清冽，沒有夏日的黏膩，它帶著一種沉靜的、略帶干燥的質感，像一封塵封已久的信，被時光的手輕輕拆開。秋天來了。它悄無聲息地，以一種溫柔的方式，叩響了我的扉扉。

秋天是最適合敘舊的。回望秋天，沉淀的是萬物在繁華落盡後，坦然面對自己。它像一個久別重逢的老友，靜靜地端坐在你的面前，遞上一杯溫熱的茶，然後，任由你品味歲月，品味人生。

我走出門，沿著最為熟悉的鄉村小徑慢慢走。路旁的梧桐樹，葉子已由濃綠轉為深沉的赭黃，邊緣微微卷起，像被時光烘烤過的舊書頁。風過時，一片一片飄落，簌簌作響，聲音干燥而清脆，仿佛在低語著經年的故事。我駐足，仰頭望去，陽光穿過枝葉的縫隙，灑下斑駁的光影，像無數細碎的金箔，在地面上跳躍、閃爍。這光影，讓我想起童年時在老屋院子裡玩耍的午後。那時的陽光也是這樣，透過葡萄架的縫隙，在地上織出流動的圖案。我蹲在地上，用樹枝描摹那些光影的形狀，外婆坐在一旁的竹椅上，搖著蒲扇，哼著不成調的小曲。那時的風，似乎

